



平生不晚



Ping Sheng
Bu Wan

容光
▼著

“远远地看着你三年
在那间教室旁边的休息室里
是我最靠近你的地方”

《花火》重磅连载
治愈系作家容光
温暖新作

• • •
她从未想过会这样爱一个人
不过匆匆一瞥
从此念念不忘

凤凰 (VOL.1) 高级阅读书系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第四卷·名著大观·现代文学

·新编·

·新编·

分之一集中一集·新编·

·新编·

·新编·

·新编·



容光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生不晚 / 容光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125-2

I . ①平… II . ①容…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6149 号

书 名	平生不晚
作 者	容 光
选题策划	朵 爷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夏 沔
责任监制	刘 魏 江伟明
封面设计	刘芳英
封面插图	小鱼绘过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86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125-2
定 价	2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这是2016年我写给自己的第一个故事，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喜大悲，从相遇到相守，只需要一本书的时间。

2015年对我来说，是很漫长的一年，我经历了很多很多可以铭记终生的事情。

例如养育我成人的姑姑身患重病。

例如我在医院度过了无数个茫然无助的白天、黑夜。

例如在山穷水尽、未来一片迷茫之际，我忽然接到了保研通知，被北京的某大学录取。

例如老陈在我或悲或喜的每个时刻都陪在我左右，告诉我他一直都在。

例如……

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好像经历了一辈子的悲喜；也是在这样的兵荒马乱里，我开始写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没有那么多波澜起伏，哪怕是是非非纷扰不断，最终也能皆大欢喜的、温暖闪亮的故事。

故事里有一个平凡、勇敢的姑娘，她有着敢于为梦想不顾一切的冲劲，也可以为了心上人不远千里相伴左右——她是我的老陈，是这个世上千千万万个可以为了爱和梦想勇往直前的人。

故事里有一对可爱的父母，在平凡的日子里会有小打小闹，会有争执不悦，也会在孩子遇到挫折之时挺身而出，用坚实的臂膀为她撑起一方天地，遮风挡雨，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这其中就有我的姑姑——养

育我长大、含辛茹苦、亦父亦母的姑姑。

故事里有一个活泼毒舌的闺蜜，会在好友的大事小事里不断出谋划策，吐起槽来毫不留情，叫人吐血三升，又叫人忍俊不禁。她其实是个并不那么勇敢的女孩子，但却能为了好友挺身而出，讲义气到刀山火海都能为你几进几出——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我们所有人身边的都会存在的知己。

自写文以来，我已经写过几百万字的故事，却没有一篇像这个故事这样让我觉得亲切、真实。

不管是与朋友讨论，还是和编辑交流，一直以来我都明白，所谓小说须得高于生活，若是没有那么多的起起伏伏、曲曲折折，拿什么吸引读者？于是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总是绞尽脑汁地去构思一些复杂狗血的剧情。

也许是去年一整年的经历让我疲于应对这样复杂的境况，我忽然间就想写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没有那么多虐心的事情，困扰人的也不过是生活中平凡的种种琐碎，人们单纯地爱着、笑着、烦恼着，然后又忘却烦恼，继续笑着、开心着。

于是有了闻冬和孟平深。

于是有了白杨和更多的小人物。

他们是这个忙碌世界里无处不在的普通人，却也经历着最不平凡、最难能可贵的温暖与感动。

我希望这个故事和这群可爱的人能够为看到这里和正要继续看下去的你们带来些许欢笑和感动，哪怕是皱一皱眉，或是咧一咧嘴，都足以让我心满意足。

容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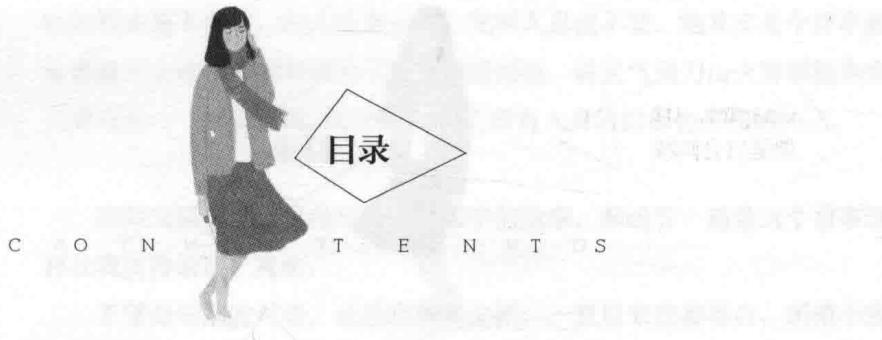
2016.2.24

C O N T E N T S



目录

- | | |
|------------------------------|----------------------------------|
| 001 Chapter. 01
他是日光倾城 | 084 Chapter. 06
暗恋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梦 |
| 014 Chapter. 02
银色初冬，夜色温柔 | 099 Chapter. 07
兵荒马乱的平安夜 |
| 031 Chapter. 03
全世界只有你 | 113 Chapter. 08
老去与死亡也带不走的我爱你 |
| 049 Chapter. 04
爱会让人闪闪发光 | 121 Chapter. 09
飞蛾扑火时也一定很快乐 |
| 067 Chapter. 05
勇气是梦想的翅膀 | 132 Chapter. 10
偏偏动了情 |



Chapter. 11

那颗星是你，是你温柔动人的眼睛

(151)

Chapter. 12

恍然若梦

(163)

Chapter. 13

为了这一刻，我已等待良久

(174)

Chapter. 14

我从未忘记你

(195)

Chapter. 15

一解相思

(206)

Chapter. 16

情话小孟和可爱小闻

(218)

Chapter. 17

乱花飞絮里，缓步香茵

(224)

Chapter. 18

有我在，你会长命百岁

(241)

Chapter. 19

平生不会晚

(258)

Chapter. 20

从今以后，十指紧扣

(272)

番外一

—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

(287)

番外二

平生有幸遇见你

(295)



Chapter. 01 他是日光倾城

电影是白杨选的，才演了不到三分之一，闻冬就已经开始无聊起来了。

她小声地跟右手边的白杨说：“门关得严严实实的，这不窗还开着吗？我就搞不懂那男的，一个劲儿地撞门做什么，爬窗不行吗？”

白杨说：“你不懂，撞门的时候肱二头肌和胸肌更雄浑勇猛。”

左手边的男人好像低低地笑了两声。

闻冬不确定地侧过头去看，恰好屏幕黑了下来，她什么都没看见。

电影还在继续。她看了没一会儿，又小声说：“三个男配角，个个都比男主好看，导演是同情他的长相才让他当男主的吧？”

白杨瞥她一眼，“闭嘴吧你，好好看电影行不行？”

左手边又传来低低的笑声。闻冬疑惑地侧过头去，模模糊糊看见了黑暗中的侧脸……

这谁啊？干吗老笑？

光线太暗了，也不能一直盯着人家看，闻冬又悻悻地把头转了回来。

最后憋了好一会儿，她还是没能忍住吐槽的欲望，又小声嘀咕了一句：“这女主角的胸好像是假的啊……”

这一次，她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左手边的男人是在笑话她，因为连在一起的座椅伴随着他的轻笑声，已经微微颤动起来。

他侧过头来看着她，语气轻快地低声询问：“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那声音低醇温润，犹如珠玉滚落在玉盘之中，连带着她的心脏也跟着颤动起来。

而这一刻，屏幕也非常凑巧地亮了起来，闻冬终于看清了那个人的脸。眼神一如既往地明亮如水，唇边自然而然地笑意吟吟。

仿佛一道响雷咔嚓劈下，她浑身僵硬地坐在那里，动弹不得，舌头不利索地在嘴里绕了几圈，终于叫出声来：“孟……孟老师？”

所幸孟平深没有再追问。

然而拜他所赐，闻冬原本还能靠吐槽勉强看进去这部电影，现在真的完全看不进去了。

她僵硬地靠在座椅上，浑身的感官都被左手边的人吸引过去。

心跳如雷。

老天啊，她上辈子是积了德吧？居然看个电影也能碰巧挨着孟平深！

下一刻，手机亮了。

白杨很显然注意到了她的异常，发短信询问：“你旁边那位是美杜莎吗？怎么看你一眼，你就动弹不得了？”

闻冬飞快地瞄了一眼孟平深，生怕他看到自己的手机屏幕。但很显然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人家压根没注意她在干什么，而是专心致志地盯着大屏幕。

她迅速回复：“孟老师啊，居然是孟老师！他居然坐在我旁边，我是不是在做梦？”

激动得手指都要不听使唤了。

下一秒，白杨毫不犹豫地伸手在她的大腿上猛地一掐，闻冬差点叫出声来。

她憋得脸红脖子粗，怒气冲冲地对白杨比嘴型：“你疯了？”

白杨低头发短信：“显而易见，你没做梦。”

她还趁机往孟平深那里看了一眼，又低头打字：“确认无误，真的



是孟老师！我的天，这种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也能被你碰上，赶紧趁黑下手！”

闻冬没理她。这机会来之不易，她可不能让孟平深以为她是那种看个电影也不专心的低头族。

她哆哆嗦嗦地把手机放回挎包，结果一不留神把包里的钥匙带了出来，还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孟平深的脚边。

闻冬赶紧弯腰去捡，哪知道孟平深也在弯腰帮她捡，她一下子撞在了他的肩膀上。

黑暗里，她闻到了他身上的气息。

像是早晨的日光，很浅很淡。

孟平深把钥匙递给她，轻声问了一句：“撞痛了没？”

闻冬直起腰来连连摇头，颤巍巍地把钥匙接过来，心脏都快要爆炸了。

一直到电影结束，她都沉浸 in 一种神游天外的状态里，全世界似乎都只剩下孟平深一个人。

散场时，就在她琢磨着要不要说点什么之际，她听见有个女人说：“走吧。”

孟平深站起身来，“嗯，走吧。”然后侧过头来看着她微微一笑，“我们先走了。”

我……我们？

闻冬只来得及抬头看一眼他唇边的笑容，视线里就只剩下两个并肩离去的身影。

孟平深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还带着个女伴……

这个事实让闻冬的心里咯噔一下。

白杨凑过来补刀：“那女的谁啊？不是说孟老师单身吗？”

“他……”闻冬卡住了。

“我记得刚见到他那会儿，大家还说他是单身呢，没想到现在已经脱单了。”白杨撇撇嘴，“况且像他这样的男人，要真单着才奇怪好吧？”闻冬已经说不出话了。

一颗心沉了又沉，孤孤单单地漂浮在茫然无际的海面上。

最后还是白杨捶了她一下，“干吗呢？都散场了还不走？”

结果在卫生间的门口居然又碰见了孟平深。

这次光线充足，闻冬注意到他穿了件烟灰色的大衣，里面是洁白到纤尘不染的衬衣。他站在那里像浑然天成的一道风景，身前……却站着一个孩子。

五六岁大的小男孩抱着他的腿仰头问他：“妈妈什么时候出来啊？我想去游乐场！”

他好脾气地笑道：“一会儿就出来，别着急。”

他的视线与闻冬相遇，似乎又要打招呼。闻冬把头猛地一低，飞快地走进了卫生间。

白杨在她身后着急地喊了一声：“喂，往哪儿走啊？那是男厕所！”

闻冬紧急刹车，面红耳赤地在一片笑声里又冲进了对面的女厕所。

她不想活了。

就让她憋死在马桶里吧。

好不容易和心心念念的人偶遇在电影院，才幸福了不到一个小时，居然发现他有女伴了，并且还多了个儿子！

不不不，说不定是个误会呢？

说不定那个小孩子不是他儿子，那女的也不是他女朋友呢？

白杨在门外叹气，“都一家三口出来看电影了，你还想自欺欺人？”

闻冬又悲怆了。

最后是白杨强行把她拖了出来，一边往外走一边问：“你是从你爸



那里知道他是单身的，对吧？”

“……对。”

“像你爸那种刻板的大学教授，知道的一般都是八百年前的过时消息，人家还不能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找到对象了吗？”

“……”不能。

“再说了，你也说他都快三十了，像这种长得又好、收入又高的IT精英，要真一直单着问题才严重了好吗？”

“……”不好。

走出电影院，白杨拍拍她的肩膀，“不过啊，既然他跟你爸是同事，你爸到现在都以为他是单身，这就说明他至少还没结婚。你想想，一个男人事业有成，女方连孩子都给他养这么大了，结果他还迟迟拖着没结婚，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不想结婚？”

“说明他渣！”白杨斩钉截铁，“像这种男人我见多了，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渣男！”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嘿，我说你——这十有八九吧，就是个虚词。总之他就是一耽误人女方大好青春的渣男，你赶快忘了他吧！”

闻冬难过得低下头，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忘了他？

说得倒是简单。

闻冬难过了整整一天。

第二天吃过晚饭，妈妈从厨房里探了个头出来，“闻冬，给你爸爸送饭去。”

闻冬正在沙发上玩手机，闻言一顿，这才记起来，今天又是星期三。

爸爸是大学教授，星期三晚上有课，没时间回来吃饭，所以总是她送饭过去，从大学里面的职工家属区步行到教学楼，也不过短短十分钟

的路程。

然而今天……

“我……我肚子疼。”闻冬撒谎。

“胡说，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忽然就肚子疼了？”妈妈拿着饭盒从厨房走出来，怀疑地瞪着她，“快去！”

“真的，刚才还不疼，现在忽然就疼了！”闻冬捂着肚子在沙发上打滚。

妈妈瞥她一眼，“你是从我的肚子里蹦出来的，我要是看不出来你是装的，就白养你这么多年了。”

最后闻冬还是灰溜溜地拎着饭盒出发了。

妈妈在后面纳闷地说：“往常一提起送饭你比谁都激动，怎么今天这么不情愿啊？”

闻冬无精打采地走出门，默默地念了一句：“因为往常可以看见孟平深，对着他的英姿想入非非啊……”

可是今天……

今天她已经失去想入非非的资格了。

对一个有妇之夫抱有非分之想，哪怕他们其实还没有结婚，这种行为也会让她对自己感到失望和不耻。

落日的余晖从走廊尽头的窗口洒进来，一地波光粼粼的景象。

爸爸在教师休息室备课，而那间教师休息室里毫无意外地还会另一个人的身影。

闻冬呼吸沉重地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是爸爸的声音，笑吟吟的，“肯定是我们家闻冬送饭来啦！”

她推门而入，果不其然，爸爸正在和另一个人有说有笑。

那人站在窗边，手捧茶杯，姿态悠闲，整个人与窗外的落日融为一体，就连轮廓也染上了一层金边，温柔美好。

她勉强咧开嘴角打招呼：“孟老师好。”



然后把饭盒摆在了爸爸面前，多一眼都不敢朝孟平深那里看。

换做往常，她一定是贪心不足地能看一眼是一眼，可是今天……心情越来越沉重。

她一刻也不想多留了，难过地站起身来低声说：“爸爸，我今天肚子有点不舒服，先回家休息了。”

爸爸开始着急地问东问西，就连孟平深也关切地看着她。她也不知道自己胡乱答了些什么，最后简直是落荒而逃。

可是鬼使神差的，她在楼梯上坐了很久。久到晚课的铃声响起，她又重新上了三楼，慢慢地靠近那间教室。

每个周三的夜里，她都会贪婪地靠在教室外的墙壁上侧耳聆听。

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她听见孟平深的声音像是世上最动听的音符，一字一句动人心弦。

“所以下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了解大规模数据处理的核心技术，并且理解企业大规模数据处理应用的注意事项……”

即使对她来说他的每一个字都像是火星语，压根听不懂，她也听得聚精会神，好似传入耳中的是天籁之音。

最后一次了。

她默默告诉自己，就听最后一次，听完了就完了。

是真的。从今以后那些旖旎的念头，通通都完了。

悠悠苍天啊，这都是什么事！她捶胸顿足，最后还狠狠地把额头往墙壁上一撞，打算哀悼一下自己那还没开始就结束的恋情。

结果撞得太狠，她捂着额头，龇牙咧嘴满眼泪花。一旁却忽然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闻冬？”

她整个人都傻了，一脸呆滞地抬起头来。

只见教室门口，趁着课间休息出来倒水的孟平深一脸困惑地站着，显然是被她撞墙的举动震慑住了。

“怎么还没走？”他走到她面前，唇边笑意渐浓，大概是被她龇牙咧嘴的模样逗乐了。

“我……我肚子疼……”

“哦……”孟平深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所以撞墙可以缓解肚子疼？”

“……”闻冬又想撞墙了。

“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孟平深问。

“马……马上了。”

“课间休息十分钟，我送你一段路吧。”他低头看了看表，捧着水杯往前走去。

闻冬愣在原地没有动，他又回过头来，“不打算走了？”

初冬的夜晚风微凉，校园里路灯闪烁，树影晃动。

闻冬走在孟平深旁边，忽然觉得呼吸都有些沉重。

远远看他三年，从来就没敢想过会有这么一天，他们步伐一致地散步在林荫小道上，就连空气里都充盈着缱绻温柔的气息。

她低头看着地上的影子，拼命祈祷老天爷，千万要听到她内心的呐喊，让这一刻漫长一点，再长一点。

“肚子还疼吗？”孟平深侧头问她。

“好多了。”

因为疼的本来就不是肚子。

孟平深弯起嘴角找了个话题：“快毕业了，感觉怎么样？听你爸爸说，你已经在北京找到工作了，待遇还不错。”

“嗯，就是之前实习的时候去的广播电台，当时做的节目效果还不错，台里就让我毕业后继续做。”



“当播音？”

她点头：“当播音。”

“那……节目叫什么名字？”

闻冬卡住了。

孟平深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她，等待她的回答。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小声说：“还是……还是不要说了吧，就是那种女孩子爱听的情感类节目。那个……孟老师你不会感兴趣的……”

孟平深笑了起来，“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感兴趣？”

他眨眨眼，笑得生动极了，仿佛天上的星星都出现在了他的眼眸里，美好得叫人窒息。

闻冬正进退两难不知道究竟该不该说时，他却忽然停下了脚步，“差不多就送你到这里了，下节课要开始了。”他指指手里的水杯，“回家多喝点热水，暖暖肚子会好些。”

然后留给她一个干净利落的背影。

闻冬却忽然想起了什么，朝着他的背影叫了一声：“孟老师。”

孟平深回头，讶异地看着她。

她小步跑到他面前，低声问：“那个……我想问问你，上次在电影院跟你一起看电影的那个小孩，是……是你的孩子吗？”

终究没能忍住蠢蠢欲动的心。

孟平深笑了，摇头说：“不是，是我表妹和她的孩子。我难得有空，就陪他们看场电影。”

闻冬的心像是从隆冬过度到了暖春，一瞬间草长莺飞、春回大地。

她甚至忘了说句谢谢，就看见他又一次步伐轻快地走远了。那个背影融入夜色之中，仿佛水墨画中退场的大英雄，衣袂飞扬。

她惆怅许久，忽然又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把节目的名字告诉他，说不定日后在节目里告个白也不错啊！

离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校园里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准毕业生们。

白杨拉着寝室的四个人到处疯，扬言要拍出史上最独特的毕业照：要么趁红灯来了一起呈大字躺在马路上，等到绿灯亮了，司机们纷纷按喇叭催促才鸡飞狗跳地闪人；要么爬到教学楼外面那棵老榕树上，惹得保安在下面哇哇大叫，死活不肯下来。

闻冬一向循规蹈矩，因为闻爸爸就是本校教授，万一她闹出什么笑话，爸爸也会面上无光。

所以看到白杨这么闹，她又是好笑又是紧张。

白杨不以为然：“怕什么！我早就盼着这天了！大学四年怕这怕那，姐姐今天要变本加厉！”

她抱着树干四处看，忽然间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二楼的一间教室：“哎，闻冬，看那儿看那儿！孟老师在那儿！”

闻冬吓坏了，赶紧喝止她：“小点儿声，小点儿声！别影响他上课！”

“怕什么啊？咱们是毕业生！”

保安大叔在下边气呼呼地说：“毕业生了不起哦？毕业生做事不犯法？毕业生就可以目中无人不听招呼了？”

白杨终于从树上滑了下来，拉着闻冬就往教学楼里冲。

“干什么？”闻冬一头雾水。

“都要毕业了，以后说不定再也没有相见之日，赶紧该干嘛干嘛去！”白杨急匆匆地拉着她上二楼。

闻冬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紧张地拽住她：“说清楚，到底干吗去？”

“告白啊！”白杨扯着嗓门儿喊，“你都单相思三年了，再不告白，孟老师这辈子都不知道有个叫闻冬的姑娘喜欢他！”

她一边说着，一边停在了二楼左手边的教室门口，不待闻冬回答，就一把拉开了门。

教室里有二十来个学生正在上课，孟平深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本书。

开门的动静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闻冬死命地缩在白杨身后，压低嗓音拼命求她：“走了走了，算我求你，快走吧！”

但孟平深没有瞧见她，只是出声询问白杨：“同学，请问有什么事吗？”